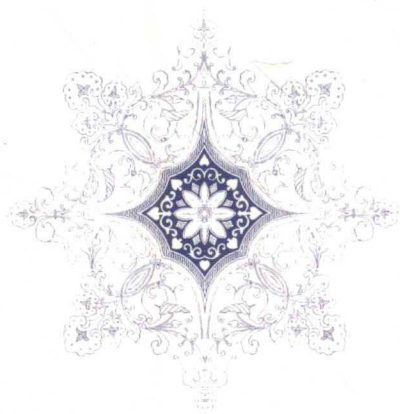


叶汝贤自选集

(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Ye Ruxian Selected Works (III)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叶汝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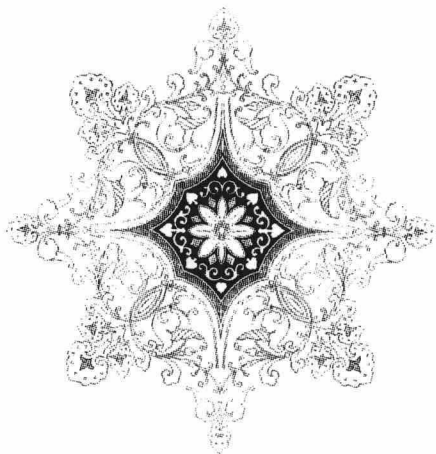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叶汝贤自选集

(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Ye Ruxian Selected Works (III)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叶汝贤/著

B0-0

Y453-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叶汝贤自选集（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著 者 / 叶汝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孙 晶

责任校对 / 单远举 南秋燕

责任印制 / 吴 波 郭 妍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 (三册共 51 印张)

字 数 / 238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69 - 2

定 价 / 128.00 元 (共三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发现，但从来没有哪一项发现像唯物史观的发现那样，对人类的思维 and 实际生活发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自己创造的历史却并不理解。当一个个的科学发现，逐渐揭开自然之谜的时候，人们仍在历史科学的门前徘徊。在马克思以前，还没有科学的历史观。

但是不能认为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只是一片黑暗，没有半点光明。人类社会的历史总的趋势是走向进步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后来的社会形态对前面的社会形态来说，都是巨大的进步。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映（往往是歪曲的反映）的历史观，整个说来，也是走向进步的。从神学历史观转向人道主义历史观，又从人的行为动机进而研究这些动机背后的动因，人类的历史观的发展就逐渐走到了唯物史观的门前。

因此，研究唯物史观发展史不能割断历史。相反，只有把唯物史观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作为这一思想史的继续，才能阐明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革命实质。

历史观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规律。比起自然科学，它同人们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更加密切相连。历史观的发展，不但受对象本身发展程度的限制，而且受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阶级立场的局限。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哲学家试图揭开历史之谜，但当接近揭开谜底的时候，他们就止步了。往往到达这一步，他们的阶级立场就要进行“干预”，因而走来走去又走进死胡同。所以，马克思以前，历史的发展、阶级的立场，已经给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划定了界限。只有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才打破这一界

限。这个时代，不但历史的发展使得历史事件的动因和后果之间的联系表面化了，而且出现了没有阶级局限性的无产阶级。过去的哲学家不能发现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的哲学家能够发现唯物史观，都是历史的必然。唯物史观的性质注定了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但他们最初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也是阶级立场转变的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斗争实践，给了他们洞察历史奥秘的慧眼。转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这是他们能够发现唯物史观的前提条件。

唯物史观的发现，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都是典型的科学发现。这一发现过程虽然充满矛盾和曲折，但总的说来则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偶然到必然，步步深入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过去一切哲学家、历史学家根本不同，他们不是凭空从思想上构思一个历史观的理论体系，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材料出发，从“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从历史本身出发去发现历史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① 科学开始于对客观实际的研究，唯物史观更是如此。

列宁说过，发现唯物史观，就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② 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过去的唯物主义者之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们在这一领域背叛了自己，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列宁这一论断明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同时也说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唯物史观，也就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不能由此得出先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才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相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首先要运用辩证法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重点是要解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这是运用这些观点来分析实际问题，并不是论证这些观点本身，这些观点体现在他们对社会生活现象的分析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2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发现个别原理到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843年夏天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开始。这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往往是新的思想同旧哲学的影响交错在一起，唯物史观思想的萌芽往往通过旧哲学的术语来表述，内容和形式还不统一。到1845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着手全面清算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同时着手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这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在社会历史观的这一或那一重要问题上，表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还没有从历史观的整体意义上来表述这些观点，还没有揭示这些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订自己的新的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时，从物质生产出发揭示这些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初步建立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标志了唯物史观的诞生和走向成熟。

唯物史观的发现，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革命变革。为什么是革命变革，可以举出许多理由，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如果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个个孤立出来考察，可以看到不少观点在过去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已有所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阐述似乎只是他们的观点的综合，只比他们的表述更完整更深刻。有的学者就是这样看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在马克思以前就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现。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一些哲学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在某一个社会历史问题上表述了唯物史观的观点，但在其他问题上、在历史观的整体上，则是唯心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究其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哲学家、历史学家没有建立起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建立了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因而能够在社会历史观的一切问题上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

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的范畴、规律所构成的，这些范畴、规律在这个体系中，既有其确定的地位，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种地位和相互联系，不是任意的虚构，而是对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社会是一个由多层次、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运动、发展，它的“历史”，是受一定的规律支配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反映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及其发展，它的范围、规律就是社会历史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和网纲。不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然无法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如果把这些原理放到整个理论体系中去理解，则同样无法把握这些原理的实质。

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是一个严整的科学结构，但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思辨的体系。社会历史是发展的，这个理论体系也必然会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根据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这一体系的典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确定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雏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语言，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基本规律和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经典形态。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唯物史观的发展到此为止。他们始终根据实际生活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19世纪40年代，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因为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唯心史观，因此，虽然并不忽视历史的辩证法，但重点却是论证历史的唯物主义。50年代以后，特别是80至90年代初，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提出认识上层建筑、主观因素的作用的问题，随着批判对象的变化，他们又在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同时，重点研究和阐明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总结实践经验，都密切注视历史科学的每一个新发现。他们不但根据这些经验和发现不断地检验唯物史观，而且从中作出理论上的结论，用新的创见、新的原理不断地补充、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使整个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愈益走向完善。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探索最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

唯物史观从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历史有力地证明，唯物史观具有无限丰富的内容和无穷的生命力。实践性、阶级性和批判性是唯物史观的鲜明特点。它同教条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必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失误、曲折，也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但它总是能够冲破阻力，纠正失误，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顽强的斗争，创造性的劳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我们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运用它，同时，也应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改造世界的斗争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画卷上展开，唯物史观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将会获得更迅速、更深入的发展，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网站

www.ssap.com.cn

1. 查询最新图书
2. 分类查询各学科图书
3. 查询新闻发布会、学术研讨会的相关消息
4. 注册会员，网上购书



本社网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读者俱乐部”、“书评书摘”、“论坛”、“在线咨询”等为广大读者、媒体、经销商、作者提供了最充分的交流空间。

“读者俱乐部”实行会员制管理，不同级别会员享受不同的购书优惠（最低 7.5 折），会员购书同时还享受积分赠送、购书免邮费等待遇。“读者俱乐部”将不定期从注册的会员或者反馈信息的读者中抽出一部分幸运读者，免费赠送我社出版的新书或者光盘数据库等产品。

“在线商城”的商品覆盖图书、软件、数据库、点卡等多种形式，为读者提供最权威、最全面的产品出版资讯。商城将不定期推出部分特惠产品。

咨询 / 邮购电话：010-59367028 邮箱：duzhe@ssap.cn

网站支持（销售）联系电话：010-59367070 QQ：168316188 邮箱：service@ssap.cn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社科文献出版社读者服务中心 邮编：100029

银行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南支行 账号：0200001009066109151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唯物史观的前史	1
第一节 神学历史观	2
第二节 人道主义历史观	6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萌芽	12
第二章 青年马克思的探索	21
第一节 马克思的时代	21
第二节 最初的出发点	24
第三节 实践与难题	29
第四节 走向新的起点	38
第五节 恩格斯的发现	47
第三章 唯物史观的创立	64
第一节 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64
第二节 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雏形	84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公开问世	107
第四章 唯物史观的经典形态	117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欧洲大革命中的检验和发展	118
第二节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	128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137

第五章 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扩展与深化	142
第一节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144
第二节 劳动实践作用的新论证.....	160
第三节 《反杜林论》对唯物史观的阐发	163
第六章 马克思晚年的历史研究	173
第一节 马克思晚年探索的主题.....	173
第二节 对东方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道路的探索.....	175
第三节 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179
第七章 恩格斯晚年的研究与贡献	188
第一节 揭示原始社会的结构及其基本特征.....	189
第二节 阐明两种生产的原理.....	194
第三节 阐明阶级、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198
第四节 论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及其作用的特点.....	201
第五节 阐明社会发展“合力论”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204
第六节 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	208
后 记	212

第一章

唯物史观的前史

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历史观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要令人信服地阐明这一点，就不能局限在仅仅考察唯物史观本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是要把它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中去考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但并不是说以往的历史观都是纯粹的谬误。即使是一些政治立场倾向反动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不一定全无是处。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历史上有的思想家虽然同情社会生活中的反动意向，却能创造出值得充分注意的哲学体系。必须善于区别这个思想家的理论前提和他本人由自己的理论前提所得出的实际结论。实际结论可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但同时，成为这些不正确的或有害的结论之基础的前提，则可能既是正确的，也是有益的。^①更不用说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了。作为某一历史时代的先进阶级的代言人，这些思想家从他所代表的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正视历史实际，因而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规律。因此，对以往的历史观不能作简单的否定。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以往的历史观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要阐明唯物史观的产生和发展，要阐明它的革命实质、它的全部价值和整个意义，就必须详尽地研究以往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历史观。这需要很多历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面，我打算挑选几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观作一概括的介绍。这几种不同形态的历史观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它们代表了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发展的主要阶段。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第775页。

第一节 神学历史观

人类最初的历史观，主要是神学历史观，即用神灵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过程的历史观。

神学历史观有一个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在人类的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原始人既受强大的自然力的支配，也受其周围的社会关系的摆布，他们只有在氏族关系的圈子内才能生存。他们无法理解自然和社会生活现象，就用一种超自然、超历史的力量来解释。原始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灵魂，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都同种种看不见的神灵的活动有关。用万物有灵论来解释社会生活现象，这就是神学历史观最初的萌芽。

万物有灵论反映了原始时代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原始人对于超自然力的崇拜。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提高了和自然斗争的能力，一些曾使原始人恐惧的自然灾害，也不那么令人敬畏了。但人们对那种超自然、超历史的神秘力量的崇拜和人们的宗教观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这时人们不仅还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自然力的支配，而且还受一种新的社会力的统治。这就是奴隶制社会的出现。一方面，苦难沉重的奴隶，无法认识产生这种苦难的根源，也找不到摆脱这种苦难的途径，特别是当他们的起义一再遭受失败以后，他们就不免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把幸福寄托在幻想中的天堂。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需要宗教作为精神支柱，需要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去麻醉被剥削者。因此，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宗教世界观就开始在思想领域盛行起来。

拉法格说，一切民族都曾以为上帝支配他们的历史。^①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别的城邦之神。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神灵的安排。那些奴隶主哲学家不仅相信这一点，而且力图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例如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出现的斯多噶派、新柏拉图主义的学院派等，就论证“超存在”的、不可理解的神是万物的本原。社会生活为“天命”所主宰，人在“天命”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世界的一切，人的一切，都由“天命”决定。“愿意的人，由命运

^①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北京，三联书店，1963，第9页。

领着走；不愿意的人，由命运拖着走。”这种观点，就是神学历史观的最初的表述，神学历史观也就开始获得理论的形式。

神学历史观获得进一步发展，是从基督教的出现开始的。恩格斯指出，基督教在其产生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它宣传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中寻求解脱奴役和贫困。^①初期的基督教反映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求摆脱苦难的愿望，反映了他们对奴隶制的不满。后来，基督教逐渐演变成了奴隶主的工具，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这时，那个耶稣，就由拯救教徒脱离苦海的救世主，变成教导信徒忍受苦难的楷模。

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整套适应奴隶主需要的教义。在较早的《罗马人书》中，作者就宣称奴隶制的罗马帝国代表了神的统治，基督教徒应该顺服这种统治。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②在这里，还只是训海信徒消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到二世纪中叶，《提摩太前书》就训海信徒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者祈福；“而到二世纪末叶，为基督教奠定教义体系的第一个神学家、里昂主教爱利尼阿斯在《斥异端篇》中更从消极顺从罗马统治，变为积极支持罗马帝国，把政权、法律都宣布为神所设立的，把奴隶主专政说成是神对世人的管教”。^③不仅如此，连被压迫者遭受的苦难，也是“神的安排”，人们应该做一个甘心忍受苦难的奴仆，“受打而不还手”。可见，基督教教义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需要，并且逐渐系统化，最后形成了《新约圣经》。至此，神学历史观也就确立起来。

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一些神学家、解经学者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又进一步发展《圣经》所确立的神学历史观。从二世纪中叶起，在亚历山大、小亚细亚、安提阿和迦太基形成四个基督教学术中心。那些奴隶主阶级所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525页。

② 转引自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第57页。

③ 转引自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第78页。

佣的神学家、学者，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对《圣经》进行各种灵活的解释，产生了所谓“教父学”，使《圣经》所确立的神学历史观进一步系统化和得到新的论证。在这方面集大成者、“教父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北非希坡城主教奥古斯丁（354~430年）。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已是奴隶制罗马帝国走向垂危的时期。为了挽救垂死的奴隶制社会，奥古斯丁用13年的时间写了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上帝之城》。在这部卷帙浩繁的书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述了基督教教义和神学历史观。他提出了神秘主义的“预定论”，发展了基督教的关于人类历史是由神预先决定的观点。他说：“请想一想，上帝，这就是最高的、唯一的和全能的主宰，是一切灵魂和一切肉体的创造主……他使人成为由肉体 and 灵魂构成的理性的生物，他是一切形式、一切美、一切秩序的本原，他决定着一切东西的数量、重量和尺度，自然界的一切形态和一切意义的创造物都是从他那里发生的，——我试问，能不能设想这个上帝会容许地上的王国，以及这些王国的统治和隶属完全不依赖于天意。”^①在奥古斯丁看来，历史的运动、一切历史事件，以至一个国家的盛衰、人生的祸福，一切社会生活现象毫无例外都取决于“天意”。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点，他发展了奴隶受苦是“犯罪的惩罚”的训诲，提出了“原罪”说。他宣称，由于人类始祖亚当的犯罪造成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人类就注定了要受永罚，只有少数上帝中意的人才能得救。奴隶制度是由人类原罪产生的永恒的社会制度。因此，多数人受苦受难，少数人被上帝选中而得救，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人们除了甘受苦难，祈求上帝的恩典，没有别的得救之道。奥古斯丁这种“预定”论和“原罪”说，把神学历史观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到了中世纪，这种神学历史观，就变成了独占统治的意识形态。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种神学历史观曾千方百计论证奴隶制的永存；当封建制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以后，它又适应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竭力为封建制社会辩护。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第721页。

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① 教会信条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哲学变成“神学的侍婢”。

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同罗马帝国时期的神学历史观，在基本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把神灵、上帝看成是历史的主宰。如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就像奥古斯丁一样宣扬上帝是社会秩序的创造者，他说：“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并证明使徒言论的不谬：‘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布排的’。”^② 又说：“除非得到较高神灵的帮助和启发，人就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的一切事情。”^③ 但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对这些基则进行了更为烦琐的哲学论证，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同时这种历史观在思想上的统治同封建政权的政治统治结合得更紧，在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封建统治中，起了更为反动的作用。奥古斯丁曾提出一个名言：“我信仰而后才理解”。在奥古斯丁之前的德尔图良（约150～222年）更露骨地宣称：“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样一些鼓吹盲目信仰的主张，经院哲学家们也是同意的。例如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1033～1109年）就与奥古斯丁一样主张信仰至上，宣扬“不是先理解、后信仰；而是先信仰、后理解”。信仰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安瑟伦的时代与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的时代已经不同，安瑟伦不得不在信仰之旁，加上一点理性的色彩，宣传理性与信仰的和谐一致。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为了捍卫宗教，经院哲学家不得不炮制出一种像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④。经院哲学，一种在“教父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神学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就是适应这种新的条件和新的需要而产生的。

经院哲学肯定《圣经》已经包含了人世间的一切“真理”，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真理”作理论的论证。《圣经》宣扬的最高真理也是神学历史观的最高原则，是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经院哲学家就不厌其烦地进行论证。安瑟伦一生就致力于这种论证，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就是他提出来的。后来，托马斯·阿奎那感到安瑟伦这种论证漏洞太多，就利用亚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400页。

②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99页。

③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335页。

士多德哲学中的“第一原因”、“第一推动者”的神学思想，对上帝的存在和万能作进一步的也是更为烦琐的论证。他抽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唯物主义因素，歪曲地利用他的形式和质料的思想，论证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创造世界的秩序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论证上帝是世界历史的“第一原因”。阿奎那像安瑟伦一样，在方法上，先肯定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然后加以论证。与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不同的是，他是从上帝的创造物来反证上帝的存在和万能，因而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后来，罗马教皇宣布阿奎那的神学是“唯一的真理”，把它规定为官方哲学绝不是偶然的。

神学历史观在《圣经》中确立以后的一千多年历史中，一直是剥削阶级的精神支柱，越到后来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敌视科学、反对革命的反动的思想武器。到了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这种神学历史观的发展就到达了顶点。此后，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同时也是由于连年不断的农民起义的打击，这种神学历史观也就丧失了它的独占的统治地位，而逐渐让位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让位于人道主义的历史观。

第二节 人道主义历史观

在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神学历史观像紧箍咒一样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它才被打开第一个缺口。

“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于从14世纪末开始的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新的生产力同封建枷锁的矛盾、新兴市民阶级同封建主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和表面化。“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新兴市民阶级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旗号的反封建、反神学运动。恩格斯在评述这个时期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 这样一个变革时代，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人文主义反对神学世界观的斗争。

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的最大特点，是把神、上帝当作历史的最高主宰，否定人、否定人的价值。与此对立，“文艺复兴”运动则鼓吹以“人”为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45页。

心的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人文主义者宣称，他们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重新发现了“人”，他们热烈地颂扬人的力量、人的价值和人的幸福。他们要求重视人的尘世生活，要求把注意力从神转向人，从天堂转向尘世。他们热烈地鼓吹：“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而在他们看来，所谓人的特性，就是人生来具有的追求幸福和自由、发展个人的欲望，就是“爱”。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佩脱拉克（1304～1374年）说：“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凡人要先关怀世间的事”。这种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桎梏，以“人”为尺度来评价历史、解释历史的观点，就是后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最初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认为，这是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伟大时代。^①人文主义运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初期的人文主义者还有很大的不彻底性，他们在表述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时，还不得不打出复兴古代文化的旗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②他们所讲的“人”，本来是资产者自己，却说是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新发现”。同时，他们反对神学也是不彻底的，他们还不是无神论者，有些人文主义者甚至主张把人文主义思潮同基督教调和起来。这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还不够强大和成熟。

到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情形就大不相同。这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和残酷的封建压迫，又把广大农民推向资产阶级一边。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它再也不能容忍封建枷锁的束缚和政治上无权的地位。这就使法国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③这时，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95页。